

研究宋代女作家的开山之作

——评《宋代女性文学》

张 瑞 瑞

建国以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,很少论述女性作家,宋代部分只介绍了一位李清照,像朱淑真这样杰出的作家也摒弃在外,其余作者当然更不得其门而入。苏者聪教授10余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妇女文学,筚路蓝缕,继补白的《闺帏的探视——唐代女诗人》后,又出版了《宋代女性文学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)。全书28万余字,共22章,分类论述了皇后、妃子、官妇、宫廷女诗人、姬妾、奴婢、妓女、尼道各阶层的女性,涉猎作家200余人,作品近1000首。

该书资料丰赡,作家齐备,体系完整。作者不以作家出身贵贱、地位尊卑定取舍,而以其创作成就论高下,对一向不为人重视的姬妾奴婢、妓女辟专章予以论述。作者遍搜女性在文学、历史、小说、笔记、选集中零星散见的资料,钩沉发微,抉抉爬梳,将湮没近千年的女性作家再现辉煌。温琬是北宋一位杰出的女作家,她博学多才,能诗善文,擅长书法,精通《孟子》,长于论辩,当时受到司马光的青睐。只因她父亲早丧,沦落为娼,为人鄙弃。过去谢无量的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、谭正璧的《中国女性文学史话》均未有只字论及。明代研究中国妇女文学的专家钟惺,对温琬的生平事迹一无所知,在《名媛诗归》中仅用“不详”二字敷衍。而苏者聪教授用万余字介绍了温琬的生平经历、不幸遭遇,特别是她的创作成就,给了她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,从而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空白。

作者在书中不是孤立地介绍女性作家,而是将她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论述。宋代民族灾难深重,理学盛行,贞节观念浓厚,刑法不平等,加强了对妇女身心的迫害与摧残。书中突出了两条悲剧主线,一是妇女向异族统治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,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畏牺牲的美德;另一是女性为反抗封建礼教包办婚姻,付出了高昂的代价,她们用血泪写诗,用生命铸词,留下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的血泪文学。这些作品,特别是那些反抗异族统治者的烈女烈妇形象,光照千古,至今犹能给我们以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。

作者用比较方法,突出女性作家的创作个性,将创作题材相同的作家进行对比分析,从而显示各个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与风格。如汴梁宫人、杨皇后、花蕊夫人徐氏三人均创作宫词,但汴兴宫人侧重写企盼恢复中原,徽钦二帝归来;杨皇后主要是粉饰太平,歌功颂德;而花蕊夫人徐氏重在表现宫女的苦闷,渴望自由与幸福。三人风格也不一样,汴梁宫人的词清新自然,深情细腻;杨皇后的词工丽典雅,端庄和穆;花蕊夫人徐氏的词婉约悠深,极富思致。又如作者将魏夫人与李清照的爱情词对比,指出魏夫人善于直言相思中既爱又恨的心理矛盾;而李清照写相思中的忧愁,则擅长比喻,可谓各有千秋。作者还将李清照与朱淑真的词对比,李、朱二人都表现了爱情的执著追求,均善写离愁别恨。但李词写相思孤独多以景人情,情绪比较缓和;而朱词则直抒胸臆,感情奔放激烈;且李词善用明喻,意境明朗;而朱词多用暗喻,曲折隐晦。正由于作者揭示了艺术个性的多样,显出了宋代女性艺苑万紫千红、五彩缤纷的风采,故对我们今天的创作颇富启发与借鉴作用。

作者站在今天的高度审视历史,不囿于传统偏见。封建社会视烟花女子为“贱人”、“奴隶”、“牲畜”,对

她们的作品不予重视。而作者专辟三章，详尽地论述了妓女产生的社会原因、高尚道德情操、杰出才华与悲苦命运。对她们的才德热情讴歌，对她们的不幸充满同情。又如李清照再嫁，古人称她为“失节妇”；今天亦有人说：如李清照再婚，今天研究她纪念她也就毫无意义了。而作者则认为李清照再婚“无损她高尚的人格和光辉的艺术成就”。有人诋毁朱淑真违抗“父母之命，媒约之言”，自由恋爱是“失妇德”、“淫娃佚女”。而作者充分肯定她“反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。”戴伯龄的诗写得极好，因与其兄友林士登相爱而私通，因此许多选本不选录她的作品。钟惺《名媛诗归》虽录其诗，但贬斥说：“秽状语，不堪入目。”作者指出说：“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，因其失身而否定她在创作上的成就，说明他是站在卫道者立场。”宋代理学家大肆鼓吹妇女守节，程颐说：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。”宋代一些妇女受其毒害甚深，在丈夫死后，誓不再嫁，甚至割耳以明志。黄淑还写下《咏竹》诗表明自己至死不渝的节操。而作者却旁征博引中外古今资料，说明节妇守节之苦，她们“长期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与折磨，理学家提倡‘守节’，实是对妇女的迫害。”

作者治学态度十分严谨，据史立论，书中不像当代有的妇女文学著作那样，将女鬼女仙和小说中虚构的女性人物及作品作为论述对象。对生平事迹争论较多的女作家、某些有争论的作品与误传的人名，作者均作了认真的考订。她认为朱淑真不是北宋人，也不是南渡前后人，而是南宋初期人。她嫁的不是“市井民”，而是官吏。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不是朱淑真的作品，而为欧阳修所作。陆游的《钗头凤·红酥手》，曾有人提出不是赠唐婉的，而是写妓女，“是对当年狎游之事的回忆”，与“陆游的婚姻遭际根本无涉”。而作者从陆游本事及与陆游同时代陈鹄的《耆旧续闻》中得到充分证明，陆游《钗头凤》确为唐婉作。唐婉，应为“婉”，非为“婉”。《词林纪事》、《齐东野语》、《耆旧续闻》均为“婉”。唐圭璋《全宋词》误为“婉”。以讹传讹，遂至今。由于作者持审慎的态度对待史实，从而加强了该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。

我国封建社会少数民族中的妇女能作汉诗的极少。与北宋同时，东北方契丹族建立了辽国，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与天祚帝萧文妃，是文坛的佼佼者，均善作汉诗。萧观音的诗“情思凄惋”，独标一格；萧文妃关心朝政，敢向皇帝直呈谏诗，其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很强，可谓是稀世珍品。作者非常珍视这两位少数民族女性作家，将她们的品德才华载入了文学史册。

我们透过宋代女性文学这个窗口，看到宋代女作家的悲惨命运，她们善终者极少，只有屈指可数的魏夫人、易祓妻、吴丞相妻等几位。而大多数遭逢不幸，有的被统治者杀害，有的被封建礼教逼死，有的被迫自杀，有的被丈夫遗弃，有的沦落无依，有的为娼，有的为尼道……。像李清照这样才华出众、压倒须眉的才女，在国破家亡飘泊无依中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；与李清照齐名的朱淑真遭封建礼教残酷迫害，死于非命；学识渊博、精通孟子、受司马光称赞的温婉，婚姻不幸，孤老终身。与此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宋代迫害妇女的一些奇特现象，女子裹足在当时非常盛行，典押妻子甚至卖母的事时有发生，还有把婢女换马的。我们从书中不仅了解到文学的现象，还了解到历史的、社会、经济的诸多现象。

作者从宏观论述入手，介绍了宋代社会的时代特征，宋代女性作家的才华、情操、命运及其创作特色，勾勒了全书主旨，为细致地分析宋代女性作家提出了全方位的理论概括，使读者从微观的鉴赏中得到理性的升华。同时，作者始终注意运用宏观与微观、比较与考证、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法，使全书显得丰厚而清晰，新颖而质朴。

总览全书，作者既沐浴清代学者的朴风，又坚持马列唯物史观；既严于学术的开拓探究，又精于艺术的鉴赏分析，以女性学者探女性诗词，在泡沫学术泛起之际，这确实是一部扎实的学术专著——宋代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。于今天的治学者、创作者、鉴赏者都会是有益的。

作者：张瑞瑞，湖北工学院工业美术系副教授；武昌，430068。

（责任编辑 张炳煊）